

联合国

大一会



PROVISIONAL

A/39/PV.4 25 September 1984 CHINESE

大 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9月24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 美利坚合众国里根总统的讲话
- 一 一般性辩论开始(9)

下列各位发言。

萨赖瓦。格雷罗先生(巴西)

塔莱姆。易卜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

哈德尔格里姆松(冰岛)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 DC2-750室)。

会议于上午十点三十分开始。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的讲话。

主席: 今天上午大会将听取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讲话。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里根先生在陪同下步入大会堂。

主席: 我荣幸地代表大会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先生阁下,并邀请他向大会发表讲话。

里根总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尊贵的国家元首和来宾们。

首先我要祝贺卢萨卡先生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我祝他在履行这一崇高的国际 职务时一切顺利。

我感到很荣幸能出席大会。我感谢你的盛情邀请。 我的讲话是要支持建立联合国的两个崇高目标,即:和平的事业和人类尊严的事业。

本届大会其职责是和平解决各国人民和民族之间的争端,只有我们大家都认识到我们伟大的共同立场,这项任务才能胜利完成。这个共同立场就是我们作为人类成员的手足之情,作为这一星球的居民的一致性,作为亿万同胞的代表所处的地位,而这些同胞们的最美好的愿望是结束战争和消除对人类精神的压抑。这些就是约束我们的最重要的现实;这样我们就可向往实现一个没有过去种种怨仇的未来。因而,就象只有光明才有阴影一样,因此只有我们记住对在什么地方,才能纠正错的地方;只有我们记住还有多少东西把我们连系在一起,我们才能解决分歧之处。在这个会堂里,人们对面临的问题和前面的危险已听得够多的了;今天,我们敢于光明而充满希望的前景,只要我们加以追求,它就属于我们所有。我认为,这种未来要比我们大多数人所敢于希望的要近得多。

八十年代初,哈得逊学院有一个学者说,人类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也同样经历了许多好转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总是轻而易举地可以觉察和写得出来的。

"两百年以前,这个世界上的人还不多,"他写道,"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很贫穷。疾病和夭折在大多数人的生活中是常见之事。人们愚昧无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大自然的摆布。"

他说,"现在,我们接近了经济发展进程的中期阶段……。在这个进程结束时,几乎没有人会生活在象过去最富的国家那么穷的国家里。将会有更多的人……长寿、健康、知识丰富,并且还有学不完的东西"。他们将"能够征服自然,不受地理距离的牵制。"

是的,如这位学者所说,我们今天的生活正处在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时期中间——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大家都可以作为催化剂去开创一个世界和平和无法想象的人类自由与尊严的纪元。

今天,我要向你们这些尊贵的和有影响的世界大家庭的成员报告美国为了使世界更接近这个新纪元一直在作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进展,我想我们的努力是顺乎历史潮流的。

如果我们细察一下,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可看到整个世界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人类自由的价值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表现。 产生这种现象部分是由于全世界都要求经济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并且,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经济自由是经济进展和经济增长的前奏,而且是同政治自由错综复杂和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的。

所有国家的人民和政府都开始认识到,一个新的进步的世界其秘诀在于利用人 类精神的创造力,鼓励创新和个人的进取,奖励勤劳的劳动并减少对贸易和信息自 由流通的障碍。

我们反对经济限制和贸易壁垒,这同我们看待经济自由和人类进步的观点是一

A/39/PV.4

致的。我们认为这些障碍对发展中国家及其通过扩大出口市场来分享世界繁荣的机会威胁特别严重。 明天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将更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包括美国要在世界各地拥有更多的开放贸易市场的愿望在内。

这种减少贸易壁垒的愿望以及我们公开提倡要把自由当作人类进步的动力,这 是两种重要的方法,美国和美国人民希望以此来帮助实现一个在其中繁荣处处可见, 冲突被视为过失,人类尊严和自由当作生活方式的世界。

为了进一步阐明这些措施的相互关系,我想扼要地概述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然后同大家一道探讨我们致力促进自由和防止战争的实际方法:我的意思是,首先,我们如何行动来加强同老盟友和新朋友的纽带;其次,我们正在做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帮助避免那些可能蕴藏世界大灾难种子的区域性冲突;第三,我们努力同苏联一道减少武器水平的情况。

我要先谈一下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这些目标自战后的年代以来是始终一贯的,而且促进了联合国的创立,并同《联合国宪章》融为一体。

《联合国宪章》阐明了两个高于一切的目标: 欲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两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以及"重申基本力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

联合国的创建者非常清楚地认识到这两个目标的关系。因此,我要让大家知道,美国政府将继续把对人权的这种关切视为是我们外交政策的道义核心。我们决不能把任何一个人的自由看作是世界政治中的一种讨价还价的筹码。我们的希望是建立一个全世界所有人民都能享受个人自由之福的时代。

但是,我还要强调指出,我们对保护人权的关切是我们对维护和平的关切的组成部分。

答案是,所有国家应该履行他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所自愿承担的义务。这个《宣言》指出。"人民的意愿是政府权威的基础;这种意愿表现为定期和

真正的选举。"《宣言》还包括了下列权利,即:"组织和参加工会","独自及同他人一道拥有财产","离开包括自己的国家在内的任何国家和返回自己的国家"享有"意见和表达自由。"人权与和平之间关系的最鲜明的例子或许是和平团体存在并提出自己意见的权利。实际上,如何对待和平团体是测验一国政府和平愿望是否真诚的试剂。

我早些时候已经提出,美国除了强调提倡人权与防止战争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来防止世界冲突。我们外交政策的出发点和基石是我们与其它民主国家间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三十五年来,北大西洋联盟保证了欧洲的和平。在欧洲和亚洲,我们的盟国促成了一些在过去数十年和数世纪里相互间进行了残酷战争的国家间的大和解。在西半球这儿,北方和南方正遇到了自由的浪潮,并且正共同努力促进和平的经济发展。

我们为自己与那些同样致力于自由、人权、法制和国际和平的国家之间的联系感到骄傲。确实,民主联盟提供的安全堡垒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关键的,并将继续如此。每个联盟都涉及到负担和义务,但这些远远比不上如果爱好和平的国家遭到分裂和忽视了它们共同的安全所带来的危险和牺牲。美国人民依然信守诺言。

然而,美国也忠于它与数十个具有不同政治制度、文化和传统的发达和发展中世界的国家的联盟和友谊。过去几十年间世界上的一件大事,即发展美中关系,表明我们愿意改善与意识形态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的关系。

我们愿意与任何以我们为友,以和平为友的国家交朋友。我们尊重真正的不结 盟。我们自己的国家诞生于革命之中;我们曾帮助促进非殖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使 联合国现在的许多会员获得独立,我们对这段历史感到自豪。

我们也为自己在创建联合国中所起的作用和多年来对这一组织的支持而感到自豪。让我再次强调在这里和世界各地联合国各技术机构中我们对联合国系统的一条中心原则的坚定不移承诺,即普遍性的原则。如果普遍性遭到忽视,如果有国家被非法驱逐出去,那么联合国本身就不能指望成功。

美国欢迎多样化与和平竞争;我们不怕各种历史倾向。我们在思想上并不僵化、 我们有原则,并且愿意遵守这些原则,但我们也愿意寻求所有人,包括老朋友和新 朋友的友谊和善意。

我们总是想助人一臂之力——从第一次大战后我们在欧洲的救济工作到第二次 大战后的马歇尔计划和大规模的对外援助。自1946年以来,美国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了1,15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今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和私人财政资 源近九百亿美元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是美国提供的。美国自发展中国家进口这些国家 出口制成品的大约三分之一。

但是任何经济发展,以及朝着世界各国更进一步了解的方向前进,当然受到了全球和区域一级的冲突前景的威胁。过几分钟,我要谈谈发生全球范围冲突的威胁,并讨论美苏谈判的现状。然而,请允许我先谈一下区域冲突的紧迫问题—— 因为历史提供了可悲的证据,那就是这类冲突能够触爆出火星,终于导致全球范围发生大火。

白官椭圆形办公室对面大厅里的一个玻璃橱窗中陈列着一枚金质奖章——这是西奥多·罗斯福因调解1905年日俄战争的贡献而荣获的诺贝尔和平奖。这是美国人获得的第一枚这类奖章,这是美国人民非常自豪的一种传统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今天在全球许多地区还在发扬着。

例如,我们与前线国家及接触小组的伙伴一起,开展外交活动以解南部非洲的冲突。莫桑比克和南非达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互不侵犯和合作协议;南非和安哥拉一致同意,从安哥拉实行部队脱离接触;安理会第43-5号决议的各部分几乎全都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纳米比亚独立的基础亦已奠定。我要补充的是,美国认为,从道义上讲,南非的种族政策必须和平而坚定地演变发展成符合正义、自由和人类尊严基本准则的制度。我感到高兴的是,设在南非的美国公司通过提供平等就业机会有助于黑人经济地位的提高。但是情况显而易见,还必须做更多的工作。

在中美洲,美国支持旨在恢复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外交进程。我们已作出承诺,提供大量资金,借以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萨尔瓦多民主日益巨大的成就最有力地证明,和平的关键在于实现政治解决。 自由选举使得一个致力于民主、改革、经济进步与地区和平的政府上台执政。令人 遗憾的是,这个地区的一些力量热衷于阻碍民主改革,但是这些力量现在已经处于 守势。浪潮正在转向自由。我们特别呼吁尼加拉瓜放弃颠复和军国主义政策并且履 行其向美洲国家组织作出的在国内实行民主的承诺。

几十年来,中东经常出现悲剧和冲突,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美国积极地从事和平外交。我们认为,自己是全力争取和平的伙伴。自十月战争以来11年的记载表明,许多事情是可以通过谈判来实现的;它还表明,道路是漫长和艰难的。

两年前,我建议重新开始谈判解决阿拉伯与以色列的冲突。我1982年1月的倡议包括了一整套立场观点,可作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基础。这一倡议仍然切实可行,而且我现在对这些立场的承诺仍然象我宣布的那天一样坚定。这一努力的基石是安理会第242(1967)号决议。这个决议完全被写入在《戴维营协定》。

黎巴嫩的悲剧还在延续。就在上周,一些毫无人性的家伙那种卑鄙的野蛮行径,再次提醒我们,黎巴嫩继续在受苦受难。我们在1983年帮助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一项协议。如果这个协议得以实施,它会导致以色列部队在所有外国部队撤出的情况下全部撤出。 这个协议未能达成,黎巴嫩的长期痛苦也就继续存在。 不断发生的暴乱仍然使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成为自己国土上的难民。一度曾经繁荣的黎巴嫩经济现已频临崩溃。所有黎巴嫩的朋友都应该共同努力,帮助制止这场恶梦。

在海湾,美国支持了一系安理会决议。 这些决议呼吁结束那场造成大规模死亡和破坏并威胁世界经济繁荣的伊朗和伊拉克战争。 我们希望战争状态将迅速结束,使双方的政治和领土完整都不受损害,以便使它们把精力用于满足本国人民的需要及恢复与其它国家的关系。

经验告诉我们谈判能解决问题。以色列与埃及的和平条约使西奈半岛和平回归, 这清楚地表明,只要各方致力于谈判过程,谈判就会出成果。将来总有一天,同样 的智慧和勇气也会得到成功地运用,使以色列与其所有的阿拉伯邻国实现和平,其 所采用的方式要确保这一地区内各方的安全、承认以色列并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在世界各地,美国也作为积极的参与者或有力的支持者,开展和平外交。

在东南亚,我们支持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旨在调动国际支持的努力,以便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其中必须包括越南部队的撤退和选举一个有代表性的政府。 东盟 在推动经济和政治发展方面的成就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阿富汗,我们坚决支持秘书长和他的代表寻求外交解决的努力。我向诸位保证,美国将继续尽一切可能,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使阿富汗人民享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使阿富汗难民能体面地重返自己的家园;保护各毗邻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

关于处于分裂和紧张状态的朝鲜半岛,我们坚决支持大韩民国和设在板门店的联合国军司令部所提出的建立信任措施。这些措施是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实现和平统一的第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高兴地看到其它国家在缓和紧张局势方面取得的进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减少网个德国之间的壁垒所作的努力。

此外,美国坚决支持秘书长为帮助塞浦路斯各派建立一个和平统一的塞浦路斯 所做的努力。

美国过去和将来都赞成和平解决。

这也同样适用于我国与苏联的关系。

去年,我在大会发言时提到,我们不能仅仅依赖于生存的本能以求免遭战祸威慑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决问题。美国已经恢复元气;我们给我们的盟国和友邦注入了新的力量。我们乐于同苏联进行积极的谈判。

我们认识到,我们两国有能力摧毁我们所知道的文明,所以我们应该就军备控制和两国之间的其他问题进行谈判。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明智的替代办法。我相信这一观点实际上为世界所有国家赞同,苏联本身也赞同。

今天我要向大会谈谈美国和苏联在来年通过共同努力能够取得什么成果以及我们必需采取的具体步骤。

此刻,我伫立在讲坛上环顾会议,在我的前面我可以看到苏联代表的席位,离此不远,往边上稍过去一点就可以看到美国代表的席位。很明显,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厅里,我们之间的距离不大。在这会议厅外,虽然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我们完全有理由竭尽所能来缩短这一距离。我们正是为此目的来到这里。本组织所孜孜以求的不正在于此吗?

今年1月16日,我就美苏关系提出了三项目标。它们可以为我们在今后几个月的工作提供—份议程。

首先,我说我们有必要寻求方法减少,并最终消除在解决国际争端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虽然我们对核战争的潜力予以关注,但不能因此无视我刚才谈及的无日无边的地区性冲突造成的可怕的人类悲剧。我们共同负有一项特殊的责任,为这些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贡献,而不是通过提供更多的武器使这些问题更形严重。

我提议我们两国同意就地区性问题展开政策一级的定期协商。如果苏联同意的话,我们将准备定期派遣高级专家以举行深入的意见交换。我已请舒尔兹国务卿和葛罗米柯外长探讨这一课题。势力范围已经是陈军遗迹。美苏两国的分歧却是现实。这一政治对话的目标将在于:帮助避免失算、减轻美苏对峙的潜在危险,并帮助冲突地区的人民寻求和平解决办法。

美国和苏联在一些区域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协定。《奥地利国家条约》和《柏林协议》就是出色的、经久不衰的楷模。让我们下定决心,争取在未来达成类似的协定。

我们的第二次任务必须是寻求削减世界上大量军备储存的方法。我许诺加强我们的谈判努力以取得真正的成果:在日内瓦是关于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在维也纳是关于实现真正裁减苏美两国、华沙集团和北约的常规部队至较低和对等的水平;在斯德哥尔摩则是关于采取切实措施以增强相互信任,减低战争危险,和重申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核试验领域,则致力于改善确保遵守《极限禁试条约》与各项和平核爆协议所不可缺少的核查措施。在不扩散领域,实行密切合作以加强为制止核武器扩散而设的国际制度和惯例,并同时加倍努力以满足世界各国的合理愿望,即苏美两国应大量削减他们的核武库。我们和苏联都同意改进我们的热线通讯设施,以及近年来我们就不扩散核武器而进行的讨论对双方均甚有裨益。我们认为应该认真探索加强在这一领域的交流的其它可能性,应该值得认真的研究。

我相信苏联关于在维也纳举行美苏会谈的提议为促进这些目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已经作好准备来讨论双方关注的一系列广泛问题,如防御力量和进攻力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被称作外空军事化的问题等。在会谈期间我们会考虑在谈判进行的同时双方可以采取的约束措施。然而,任何协定都必须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进攻性武器的竞赛,以及我们能否在大量裁减核武器后实现真正的稳定。

我们在制定这些领域的处理方法时必将把苏联所表示的关切考虑在内。这种方法将试图为实现军备控制的历史性突破而提供基础。我深感失望的是,本月初我们未能按照苏联原先提议的日期在维也纳召开会议。我希望我们能赶在年底以前或在此以后不久的时间内开始这些会谈。

我在一月份制定的第三次任务就是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建立较完善的工作关系,其标志是更大程度的合作和更深刻的谅解。

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展。我们已经达成协议,改进我们之间的热线,延续我们十年经济协议,扩大领事合作和探索关于在海上进行搜查和救护工作方面的协调。

我们还提出让苏联大量购买美国粮食,给苏联提供在美国海岸直接捕鱼的数额。但我们一起可以做更多更多的事。我特别强烈地感到要打破美国和苏联人民之间,以及我们政治、军事和其它领导者之间的障碍。

我所提及的所有这些步骤,特别是军备控制谈判,对于逐步实现和平极为重要。 但我还要说,我们需要扩展军备控制进程,建立一个更大的保护伞,使控制进程得 以进行,如果大家愿意这样说的话,它是一个在今后二十几年里表明大家各自努力 方向的路程图。这样就能大大有助于逐步谈判,使我们能够避免把我们所有的希望 或期望押在任何独一轮或一系列谈判上。若进展暂时停止在某一轮会谈上,那末这 种新建的军备控制结构便可有助于我们使其它谈判松动一下。

今天,为了实现使地球上的人消除对核战争的恐惧这一伟大目标,我请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做出新的开端。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减少国际紧张局势。历史毫无争议地表明,由于军备竞赛的根源在于政治猜疑和忧虑一样,如果政治猜疑和忧虑得以消除的话,那末军备竞赛也可纳入更为稳定的方向,以致于被消灭为止。

为此,我要向苏联建议,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常规部长级或内阁会议制度化,以解决我们面前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对谅解产生不必要的障碍问题。现在只谈谈一个想法:在这种会谈中,我们可以考虑交换武器发展和购买的五年军事计划的提纲。我们同样欢迎在军事演习和驻地交换观察员。我建议要寻找一种办法让苏联专家到美国的核试验场来,让我们的专家到他们那儿去,直接测量核武器的试验当量。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安排在明年春季时就绪。我希望苏联能予以合作并以使两国能建立核查有效限制地下核试验基础的方式作出反应。

我相信,这种会谈能够迅速朝着发展一种政策谅解的新 气氛 的方向 前进;

如果要想避免危机和通过谈判达到真正军备控制,这种气氛是必不可少的。当然,首脑会议可起有益的作用。但这种会议需要认真准备,好处是,部长级会议上所取得的进展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高级会谈最好的准备。

我不能说出我们将以怎样的速度取得多大的进展。但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进行一次又一次尝试。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种建议和我个人的乐观是简单的美国理想主义。他们会指出现代世界的各种负担,会谈到历史。是的,如果我们坐下来把年复一年,一代又一代积累下的人类所遭受的饥荒、瘟疫、战争和侵略编排一下,那这份单子将是冗长的,对人类的侮辱是令人发指的,看来人类的思想是不能承受的。

但是,这样做岂不有些偏狭和目光短浅吗?岂不与我们看待历史的方法迥然不同了吗?确实,臭名昭著与非正义的行为都已一一记录在案,但是,史册上真正光彩夺目的是幻想者的勇敢,是创业者与实干家的业绩。这些就成为我们向后人讲述的故事内容,代代相传。它们包括历时最久、最突出的人类历史事实:人类总是通过撕心裂肝的悲痛和苦难,勇于勾画人类进步的蓝图,即不仅仅在物质福利方面,而且在人类的精神境界方面都有稳步的发展。

"历史上,常会出现暴君和杀人犯,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但最终他们总要败落。细细想一想吧,历史总是这样的。纵观历史,真理与博 爱的方法总能取胜。"

这就是圣雄甘地的信念与观点,至今它仍然千真万确。

"一切都是天之恩赐",据说是另一位伟大的教士、西班牙战士的名言,他舍弃了战争方式而选择了博爱与和平的道路。如果我们要实现《联合国宪章》的两项伟大目标—— 和平与人类尊严的理想,我们必须铭记伊格内修斯·洛约拉的话:我们必须留出足够长的时间来反省造物主给予我们恩赐:人生的恩赐、这个世界的恩赐、相互的恩赐。

以及当前的天赐,正是这目前、现时的,我们必须把它抓住。我给大家引证一段甘地的话,这是针对那些认为现代世界的争端与冲突是无法克服的人讲的,当时他为了追求独立抵达英国不久。

"我没有意识到,我在英国与欧洲整个三个月的旅行中的某一项经历,使 我感到,东方毕竟是东方,西方终归是西方。相反,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 确信,不管人性在什么样的名义下发展,它总是一样的;你若以信任和友爱的 态度对待人民,他们会报之以十倍的信任与友爱。"

为了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建立一个人类尊严与自由得到尊重和确立的世界, 让我们以十倍的信任与千倍的友爱互相接触。一个新的的未来世界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就从此时此地开始吧!

我们美国的一位缔造者托马斯·佩因说过一句话,适用于我们今天聚集一堂的与会者:"我们掌握着重新开创新世界的力量。"

主席: 我想代表大会感谢美国总统刚才所做的重要讲话。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阁下随着陪同人员步出大会堂。

议程项目9

一般性辩论

主席:在我请第一位发言人发言之前,我想提醒各位代表注意大会于1984年9月21日星期五在第三次全会上作出的决定,即在大会厅发言之后禁止表示祝贺。 就是说,在发宣之后不作握手道贺。 请允许我补充一句,我会坚决地监督这一决定得到严格、一贯的执行,以便所有代表团均得到公平待遇。 我想吁请所有会员国在我执行这一大会的明确决定时予以合作。

我还想提醒各位代表一下,根据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发言人名单于9月26日星期三下午6点截止。 请各代表团提供尽可能准确的估计发言时间,这样我们就可以有条不紊地筹划我们的会议。

格雷罗先生(巴西): 我极为满意地代表巴西政府祝贺阁下当选三十九届大会主席。 我确信,这个大厅里的所有代表团都深信在你经验丰富和持正不偏的指导下,我们的工作将会获得成功。 我还想借此机会向你作为赞比亚和非洲大陆的代表致意,我国同贵国和非洲维有各种牢固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联系。

现在,请让我也向豪尔赫·伊留埃卡主席致敬,他对此实在受之无愧,他干练有力地主持了上届大会的工作。

祝贺文莱国人民和政府成为本组织的新会员是件荣幸的事。 巴西同文莱国已经建有外交关系,在此我重申,我最衷心地祝愿这个国家和平与繁荣。

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国际紧张局势和种种危机。 显然危机在邪恶和自我加强的过程中不断重迭。 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更需要有条不紊的变革。

巴西以相信对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际生活根本原则的承诺来面对这项挑战。 我国重申: 我国外交政策遵从的是坚持寻求有助于普遍和平和发展事业的解决办法 的崇高目标。 我国坚持以公正不偏的办法来处理当前的国际问题。

我们了解到只有信任才能为各国间的对话与合作创立一个持久的基础。

这些价值观和这份改革的意志是我展开这一届一般性辩论的发言的指南。

危机的年代不仅在现实中出现,还体现在思想和政治文化中,我们正在经历的 年代便是一例。 本组织不可能不受我们时代危机的影响。

我们从创立本组织的那一代人接过来的要旨就是要唾弃判断上的双重标准。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必要恢复这一要旨的意义。 强国和弱国、盟国和对手都必须理解并遵守指导国际生活的标准,只有这样,对话才能真正成为可能。 这是联合国进行的工作的基本原因之一。

尽管独裁主义可以有许多掩盖形式,但在1984年,把和平的理想与对自由的沉溺倾向混为一谈仍是不对的,也不应引用正义进步来掩盖主宰他人的企图。在尊重《宪章》的普遍原则上面是不容含糊的。 平等就是平等,主权就是主权,不干涉就是不干涉。 那些为权宜之计而损害本组织信誉的基本价值的人只是在自己欺骗自己。

在政治紧张局势的重大问题上,巴西采取了众所周知的明确立场,这些重大问题继续在考验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的能力。 经过多年的辩论和谈判,在某些问题上已达成了相当程度的协商一致意见。

使纳米比亚获得自治和独立的最佳途径是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这是没有人否认的。 只要南非遵循这一指令,它最近表现出的灵活性就是进行对话和谈判的吉祥之兆。 此外,国际社会的良知一直明确无误地否定种族歧视,就是为此原因。 联合国在坚决谴责种族隔离时决不能妥协或动摇。

时间已表明,在联合国原先规定的范畴之外很难预期能找到中东的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由于不接受这些范畴而不断产生的危机使那个动乱的地区花了一整代以上的时间也未能建立和平。

巴西谴责那种在中东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无视《宪章》固执地执行一种既成事实的政策的做法。在黎巴嫩最近发生的许多由持续的危机所造成的受害者中,我们要为在那里执行任务的许多多国部队士兵的牺牲而哀痛。这应该使我们所有的国家,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思考一下联合国在安全理事会的充分支持下为完成国际社会的任务进行维持和平活动中所能和所应发挥的作用。

在所有诸如阿富汗和柬埔寨等紧张地区,不干涉原则的执行不应有任何例外。 无论何时有人企图干涉国家的政治进程,不论这种干涉是用武力抑或在技术借口的 幌子下通过渗透而为。这些企图都将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那种为谋求战略优势或 单纯威望而采取真正干预的行径还能以合法的面目来欺骗公众舆论,我们是再也不 能相信了。

在中美洲,如果不真心诚意地恪守自决,各国相互尊重和民主生活的基本原则,就不会有长期的解决办法。因此,至关重要的是孔塔多拉集团应继续进行工作直至取得圆满的成功,因为这个集团是最能在历史,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复杂的情况下促进这一地区的觉醒。当今西半球所有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十分关键地有赖于中美洲的稳定。

《宪章》的精神必须占上风,这样我们可以进行对话和谈判。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感谢秘书长,因为只要有求,甚至在逆境中,他总是进行斡旋和起到调解人的作用,而且做得适当及时和恰到好处。

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的问题上也是这样。联合国的贡献对取得积极的解决办法仍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贡献还应包括鼓励各方彼此达成外交上的谅解。这是一个直接影响拉丁美洲各国的问题。这些国家对事情的是非有着坚定的立场,他们承认阿根

廷的权利,并且渴望在一个主张和平与和睦的地区消除紧张危险。现在正是表明连 贯性和可靠性,通过不折不扣执行安理会502决议(1982)来履行《宪章》 原则的时候了。

对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紧要问题、联合国还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且开出了医治的药方。

但是,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并不是由于估计上的错误引起的,这些问题依然存在,这是因为国际社会的政治意愿已经支离破碎。当决策机器,甚至联合国决定的执行仍然停顿不前时,通过艰难谈判达成协商一致的方式仍然备受侵蚀。经常实际后果经常是令人痛心地放弃这个讲坛正式赞同的谅解基础,举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我想到的是1978年召开的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的《最后文件》。

三十九年前,在仍旧受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冲突影响下,联合国在普遍性和各国平等的标志下诞生了。该组织的名称本身就反映了团结一致的理想。另外,也反映出一种认识,即任何一个国家再也不能孤独地生活。如果在这一想象中有一种明显而浓厚的乌托邦色彩。那么其中也清晰地体现出一种求得人类生存和谋取人类福利的真实需要。

在本世纪,任何国家,不管多么强大,都不能蔑视这儿代表的国际社会,也不能不和其他国家对话。没有哪个国家打算为整个世界颁布法律。换句话说,有效的国际领导必须具有真正的民主含义。只要它保持这一内在价值,它就会坚强有力。

国际制度不应是垂直的,也不应当是集权的。一切影响到每个人的事情必须由 所有的人来决定。这一论点具体地适用于两个涉及全球利益却又不能分开处理的主 题:和平与发展。然而,恰恰是在这些对人类至关重大的主题上,政治僵局仍然存 在,权力均衡压倒了民主对话。

去年八月,我有幸在裁军会议上发言。在会上,我重申,我国对于军备竞赛的升级越来越感到不安。我当时宣布,巴西赞同六个核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最近发表的联合声明,并引述下列一段文字:

"核国家对避免核灾难负有主要责任。但这个问题极为重要,不能完全由 这些国家来承担。"

为了履行这个最为优先的任务,国际决策必须由国际社会真正广泛而有代表性的参与。这将使目前那种不让步的一言堂局面早日结束;这种局面取代了那些借助对话应对我们大家的安全负主要责任的国家之间的谈判进程。在这种令人无所作为的影响支配下,关于"军备管制"的讨论就出现一种危险:使其必定要实现的最终目标——在有效的国际管制下进行全面彻底的裁军——完全落空。

对抗的发展,不管其理论上的伪装如何,只会导致更高严重的恐怖,而不是安全。政治知识已经确认了这种要求权力的意愿合理化的悲剧性。

决不能把和平变成海市蜃楼,也不能使之消失在螺旋式上升的军备竞赛中。没有什么能取代和平,和平只能来自一个公正可信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来自猜疑的平衡。这就是《旧金山宪章》中基本的一课。

当前的这场危机中最为敏感的一面是在经济方面,但实质上,危机的发展趋势 是在政治方面。通向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必定是平行的。我们正处于一种非常的局势 之中,迫使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做任何姿态地检查一下问题根源。

巴西不会舍弃它的发展前景;它也不可能同意使其在国际贸易中通过合法商定的规则所获得的地位有所下降。长期以来,我的国家一直在适当的场所开展斗争,以纠正世界经济结构中的缺陷,因为我们如今是这些结构缺陷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在联合国大会上,我几次表达了巴西对国际经济在过去几年中经历的路程所感到的不安。我曾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一再呼吁在国际上坚定不移地努力,消除这场严重的世界危机的影响。我已重申了有必要避免一种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即侵害一种非常宝贵的、我们在战后都为之艰苦奋斗过的资产——在发展服务方面的国际合作,以此作为管理目前无疑已是岌岌可危和不稳定的贸易和金融体系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在某一阶段,我曾指出:

"当世界经济变得十分多样化、问题的范围扩大到全球性的时候,挑战就不再是如何获得单方面的好处,而是如何共同确定可行的方法来指导一个日益变得不稳定的体系。"

最近发生的事态——诸如有些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减轻、增长恢复等——似乎表明某个主要发达国家采取单方面政策具有成效。然而,不管有些发达国家正在出现的复苏多么积极,但仍然不可否认地,它是有限的,并且正在导致国际经济体系不稳定的过度恶化。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由于采取了单方面的政策,一些反常的措施出现了,致使债务国转移资金,有助于富国的繁荣。更为糟糕的是,这些债务国的发展前景被工业大国采取的行动所打击扼杀;这种打击往往是全面的。

国际经济中各种紧迫问题的解决不能靠个别的行动或短期的方法;这种解决也不能靠某个发达国家复苏,以副产品的方式来实现。特别是当这种受制于不稳定、危险的强烈因素的复苏对其他国家、特别是负债最多的国家的发展前景具有限制影响时,情况更是如此。

因此,要使国际经济持久而健康地复苏是不能靠少数几个国家的不可靠的经济 复活和维持一种限制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国际政策那种注定要失败的企图来实现。

这些国家不能再长期忍受它们的社会和政治紧急状态,它们的人民也不会永远 听任已是高得无法忍受的利率取得资金的条件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大起大落的 变化所摆布。

过去几年来一再出现发达国家抵制协同一致的国际行动的情况(坎昆会议未取得成果就说明了这一点)、对国际谈判设置种种障碍、最近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失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原则和义务得不到遵守等。 鉴于我们所面临的

极端困难的局势,现在要开拓新的途径来实现弗格雷多总统1982年在本讲坛上 所阐明的作为改组国际经济秩序所需的那些目标。

拒绝在各国政府间开展对话和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这在过去两年里造成了特别有害的后果,其特点是出现了债务危机,把拉丁美洲搞得很惨。 在七十年代努力保持充分增长率的国家当时对维持发达国家世界的经济活动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今天却发现由于那些它们自己也无法控制的事件而蒙受严厉的萧条性困难。这对它们显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曾为世界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发展中世界已明确表示愿意进行现实的、建设性的对话,在经社理事会、贸发会议、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中的几篇讲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它们的这一决心在南南合作和地区间接触方面由于内部活动的增长而加强

至于拉丁美洲,今年受取了三大措施,以求同发达世界对话,即今年一月的基 多会议和较近的卡特赫纳会议及由受债务问题严重影响的十一国参加的马德普拉塔 会议。

在基多、卡特赫纳和马德普拉塔,拉美国家有节制地、客观地和实际地提出了一套它们认为应协调债方和贷方互相关系的原则。 它们强调贷方应该承认在解决债务问题中自己应负的那部分责任以及在对必要的调整应负担部分其对称和公平合理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卡特赫纳,与会各国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明确而有力地表示它们有 政治意愿一致采取行动,以求同贷方各国政府对话,全面探讨债务问题。正如"卡 特赫纳协商一致意见"所提出,债务问题需要在国际一级得到充分的政治考虑,因 为债务问题带来明显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只有当贷方和债方各国政府有意愿时才可 能减缓困难,实现问题的长期解决,而这些问题是不能光靠同银行的对话、国际金 融机构单方面努力或简单的市场作用来解决的。 本月13日至14日,卡特赫纳国家的外长和财政部长们在阿根廷的马德普拉塔开会,呼吁同货方各国政府与之对话。他们强调需要召开一次债务问题会议以及如何减轻负债国现在所面临的重担。这一对话当然将考虑到所有有关各方的利益,被认为是解决问题所必不可缺的,这些问题再也不能被放任自流,受不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反复无常的变化所制约。 我们希望这次呼吁不是徒劳的。

发展,如同和平一样,也有可能被弱国看成只是一种幻想的危险。 如果我坚持这种相互联系,那只是要强调,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中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不受权力所左右的国际体制结构本身。

我们已不得不承认,如果目前的反常继续下去,现在的危机将达到高峰,毫无例外地会损伤所有的国家,不论它们是穷国也好、富国也好、受债国或贷款国。到本世纪末,经济世界,如同政治世界一样,将变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相互依存不是一种侈谈的形象,而是历史的需要,要求采取合作的政治行动。 而不是倒退或孤立。

最后,我愿再谈谈我开始就讲的关于联合国在当今世界中的作用问题。

本组织常常论为一个"毫无结果的对抗的舞台",就如弗格雷多总统在1982年的联大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巴西承认多边外交机制基本瘫痪,要追求一个更高的目标:保护和完善联合国,使其名符其实,成为解决国家间争端和促进国际合作的杰出的场所。

巴西并不认为联合国已经注定过时了。 在国际大家庭内拒绝民主对话倒可以说是一种过时的行为。 过时的还有拒绝真诚的愿望和拒绝经过长期劳累的谈判而取得的一致意见也是过时的行为,还有几何级数地扩大南北双方财富分配的差距也属这类行为。

如果我们从积累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我们就有理由感到宽慰和乐观。 随着联合国四十周年即将来临,它对其局限性的认识虽然愈益清楚,但也更令人伤心。过去三年来秘书长向我们提出的联合国工作报告直截爽快地反映了这一认识。 他对改进联合国能力的各种建议既及时,而又可贵。 他警告我们说"处在一个新的国际混乱的危险边缘",这一警告现在仍然非常逼真。

人类的命运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但是,糟糕的是, 国际社会的行动能力日趋衰弱。

联合国再次受到超级大国之间争夺的严重腐蚀影响。 无视国际生活中的权力 现实是不明智的。但是,认识到为胁迫进行辩解无异于承认政治见识和创造力之失 败,这也是实在的。一个更大的威胁正在产生: 即关于各国关系准则的令人悲哀的 理论上的倒退。危机时期总是助长民族的自私自利。

必须再次指出,《旧金山宪章》是政治智慧的共同遗产。联合国不是任何国家或或任何国家集团的垄断,也不应无所作为。要争取和睦,就必须尊重个人之间和民族之间的分歧。所有国家,不论贫富和强弱都要重申这一哲学,这也是保持一笔得来不易的精神遗产,而巴西是忠实于这一遗产的。

塔莱姆·易卜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您担任第39届联大主席感到非常高兴,并有很多理由表示满意。您的当选是对您的能力和经验的恰当的承认,这种能力和经验是众所周知的和深受尊重的。它也表明了国际社会对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主席的感谢,联合国纳米比亚委员会为该领土的解放及其人民的充分权力的恢复所作的努力受到了高度评价,它为此而作出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

自然,您的当选也表示了对您所代表的国家—赞比亚的敬意。赞比亚提出的倡议和采取的行动一贯反映了一种要在所有法律遭到破坏的地方恢复法律,在所有正义遭到践踏的地方恢复正义这一深刻的责任感。 这种责任感是贵国的遗产和传统的一部分,它在肯尼思·卡翁达总统身上强烈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强烈的启迪。

您来自非洲这一点使您的当选又多了一层意义,那这就是非洲在本届大会上存在这一意义。它使得在这里集会的国际社会强烈地注意到所有那些尚未做的工作,以使非洲人民希望自由决定自己命运,确保能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愿望能够在整个非洲大陆胜利实现。

主席先生,您的前任豪尔赫·伊留埃卡先生阁下为联合国作出了贡献。在困难 重重的国际环境中,他努力发挥了他的作用。在我们恢复对话,重建信心的共同努力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今天,在国际社会中,对话和信心都是十分欠 缺的。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还愿在此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表示敬意。他努力通过联合国,利用联合国的原则的力量和它实现普遍和平与繁荣的目标,来缓和紧张局势及和平解决冲突。他所采取的行动和提出的倡议,我们无论怎样赞扬都不会过份。

阿尔及利亚代表团还很高兴就文莱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向该国表示敬意。

此刻,在我们回顾过去,估价已经完成的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我们还有哪些事要做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感到鼓舞。在不断恶化的国际环境中,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人们继续关注日益发展的不稳定的形势和各自为政的倾向。东西方对峙的加剧和帝国主义活动的复活威胁着世界和平,妨碍了各国间的合作,对缓和紧张局势的有限成绩仍受到人们的疑问。不结盟运动欢迎缓和的开始,因为它预示缓和可能是普遍适用的。现在有一种强大的趋势,想贬低我们人民的愿望和我们各国的利益,使它们仅仅成为东西方分歧的一部分。寻求可以被用来作为跳板或据点的势力范围和国家,仍然是大国对抗关系的核心。各国人民享受自由的天赋权利和各国有自由选择其建设国家的方式的主权仍然受到妨碍或遭到激烈的破坏。各国间的合作关系和交流仍受到限制,这些限制是根据政治效忠和服从关系来设想和执行的。

军备竞赛高度复杂,破坏力极大,它的升级是既恐怖又荒唐的。 空间也正向竞争和对峙开放,其前景我们连想都不敢想。因此,国际关系的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边缘。随之而来的是对话和联系的中断,这是前所未有的。这种中断加剧了危机、加深了互不信任和不稳定,使世界的前景更加黯淡和危险。它也同样严重地影响着目前尚存的极少的机会。

几乎用不着说,世界经济危机加剧着我刚才所讲的危机并且又因之而变得更加严重。对所有近期的国际金融交易所作的分析,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就是,为求得发展而进行的国际合作一直在走下坡路。

国际货币和金融体制面临的明显威胁尚不足以使人们注意到为发展筹措资金方面的关键问题。在非洲发生的难以形容的经济惨象引起了种种创议、建议和行动计划,但这一切都受到了阻碍,起码是受到了冷漠。商品市场,一般国际贸易情况贸币混乱,以及获得技术和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这些都是当今世界经济根本不平衡的中心因素。

当相互依存已成为现实的时候,不能再对世界秩序抱狭隘的看法。 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以及一种人类活动对另外一种的影响是明显的,因此,试图把解决问题压低成寻求私人部门的主动行动或是另敲碎打的行动,那是徒劳的,把希望寄托在某些国家脆弱而又危险的复苏上而对其他国家的发展又无保证,这同样是无益的。

国际社会不可能回避这些事实,因为它们基本上都与国际关系的主要体制结构有关。正在发生的变革,尽管起因不同及其表示形态或执行方式各种各样,但都指出有必要在结构上采取行动。今天,世界经济已不能单单任其自然发展,在资源和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自然调节只会充实现有的富国腰包和扩大贫穷的地区。

能得出的唯一结论是,我们似乎已下定决心,至少是无可奈何,不想看到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共存,不同的是手段一种是通过武力和统治这一强大手段,另一种是通过剥削,剥削的目的是剥夺尽可能多的人民的幸福和繁荣。

这一切都属于一种致命的破坏狂,除此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有理智的选择了吗? 在人类走向实现其命运的进程中,是不是只有恐惧的不可避免性才能劝阻人们的行动,只有确保相互摧毁才能导致全球的和平呢? 人类的智慧和世上的丰富资源,难道就不能通过全人类的参与去为全人类创造共同的命运,而不是使少数人富有而多数人受穷吗?

国际关系的改善和建立全球新秩序任务的完成要求全人类的合作和参与、每个人都必须为建立和平与公正,为进步而作出自己的贡献。

阿尔及利亚从自己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学到了东西,并且致力于不结盟的理想。我们已经承担起义务,严格遵守各项导致国家间合作,理解与自由往来的原则。阿尔及利亚也承担义务,为在全世界传播睦邻政策,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在尊重所有人的个性,选择及权利的情况下实现各国人民的合法愿望而作出贡献。

这一义务还指导着阿尔及利亚在它所属的地区—— 大阿拉伯马格里布的行动。 对我国来说,建立大马格里布是实现共同命运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也是历史宿命 论本身的一部分。 我们坚信,那些使我们站在一起的因素说明我们的雄心,我们 目标的宏伟和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的可信程度是合理的。 我们相信我们有办法能 够克服暂时的危险和一时的困难,因为我们不相信它们能够无限期地阻挠这一如此 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统一任务。 在建立这一结构的有些事情必须做到,有些要 求必须满足:首先是要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制定明确的原则,和建立坚实的基础以 集中人民的意愿,联合人民的努力。

很明显,从根本上说,建立大阿拉伯马格里布是符合迪过挖掘我们的潜力和辅助因素来进行国民发展这一进程的种种要求的。 没有它便只会出现表现为队伍混乱,资源浪费,坐失良机等不可避免的损失和灾害。 这样,当我们人民的生活需要如此迫切地要求前进和提高时,所出现的却只能是后退。 当集体的努力和克服困境的决心可以,并且必须使我们的努力真正成为一个整体时,所出现的却只会是不团结的局面。

在作出这一努力时,有些区域性的现实情况必须予以考虑,正如有些真正的机会必须予以利用一样。 至关重要的是,不要让潜在的现实恶变为新的障碍,正如不要让对于机会的低估导致无可奈何和拖延等待的态度一样。

在所有这些方面,一个清晰,完整的努力要想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就必须面对现实,而不能因为想走捷径或只顾眼前而忽略现实。

在这方面,我们从过去的经历中所汲取的有关教训,我们对于团结理想的坚信不移和对我们的人民的愿望的应有的尊重也要求我们清醒地对待、清楚地划分和完成该进程中各个阶段的任务。

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任何不顾或被认为可以不顾这些必不可少的因素的整体行动都是不可行的。 在事关几国人民的命运和前途时,对于自愿捐助主义——不

管它多么值得尊敬—— 的信仰是不能取代所需要的明确性和方法的,正如自发性本身,不管它多么有创造力,都不能压倒对于纪律和按照经验因循渐进的需要。

一直得到毛里塔尼亚,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支持的《博爱与协和条约》是充分 考虑了那些必要因素的,它是在对这些要求进行了积极的考虑之后产生的,其主要 目标依然是为大马格里布的统一创造更为健康的气氛和建立更为有利的基础。

这一条约包含着一条哲理,即团结。 它的所有条款都是以为此目的而采取行动的意愿为出发点的。 获益于过去的经验,它在所通过的行动计划和所制订的目标中集中了那些教训。 所有真心热衷于马格里布团结和真心希望它的成功能造福于所有参加国的国家都可以加入这一条约。

大马格里布计划只能在避免可能造成危害的过激行为,采取适当而又周到的组织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这一计划是要努力把那些条件已经成熟的国家联合起来,不再进一步分裂那些可以联合的部分。 在建立一个大马格里布的宏伟计划里只能包括那些不受一时的短期目标的影响,致力于满足该地区人民的真正愿望的因素。

在我们那个地区可以建立起一个理解,和平与合作的机体。 那里的人民愿意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他们有意愿,有决心。 在我国,还有人在为该地区所有人民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

建立一个大马格里布提供了机会,来解决这一地区,特别是西撒哈拉的误解、紧张和冲突的问题。如果建立大马格里布创造了公正解决这一冲突的条件,那么同样明确无疑,在这一建设工作中,任何损害西撒哈拉人民民族权利或以任何方式破坏它们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

对我国、对非洲以及对整个国际社会来讲,另择他路是不行的,国际社会已决定, 西撒哈拉问题是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进程的一部分。特别是在这一问题上,这是经联合国批准的第十九届国家与非洲政府首脑会议上非洲统一组织在第104号决议中表示的观点。这一观点是非洲一致意见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内容。非洲统一组

织和联合国的行动和倡议在这一事务中是辅助性的和相互支持的,通过这两个组织,促成公正解决的方法仍然敞开无阻。特别是非统组织,提供了取得这样一个公正解决办法的自然结构和必要手段。如果这种结构还未利用,如果这些手段遭到挫折,那就不是负责这一洲际组织的现任主席和现任委员会的错,因为他们已经尽了一切可能来打开和平的道路;也不是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的责任,因为它已表明要坚持摩洛哥同西撒哈拉兄弟人民之间的和解。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和整个非洲已恰当地找出了造成目前僵局的责任所在。一项明显的措施也是一些人企图挫败和对抗另一些人的顽固不化,虽然这种努力没有成功。所以在第二十届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那些履行职责和那些回避责任的人一样广为人们所知。阿尔及利亚希望和平的工作还没有到达山穷水尽,无可救药的地步。

由于认识到我们这一地区的更高利益超过对既成事实的信念,而且只要大家都相信如果不能保证其所有人民的合法权利,就不会有稳定、安全和大马格里布的发展。这一努力就值得我们继续下功夫并坚定决心,确保尽一切可能,以便使武力的法则让位于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理解和谐的需要,而它们将战胜冲突和分裂。

在这样一个事关重大的关键时刻,非统组织的工作需要联合国做出贡献和予以 支持。重要的是国际社会此时此地应当清楚地了解和评价我们地区哪些东西是利益 攸关的。

对于非统组织在乍得争取和平的努力应当做出同样的贡献和给予同样的支持。

在此应当注意到外国军队开始撤离乍得,这是非统组织为在乍得停止自相残杀式的对抗所提出的一个主要条件。 其所以可能是由于非洲不断施加压力和坚决地表明其决心,使乍得的命运由乍得人民自己来自由决定。因此,外国军队撤离该领土进程的开始代表了乍得民族和解进程的一个步骤,并且通过这件事代表了非洲一致意见的里程碑。还需要施加同样的压力,做出同样的努力和保持同样的决心,因为撤军非是只是各大国所关注的,所以必须在严格尊重乍得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条件下进行。

阿尔及利亚本身将尽其所能做出贡献并且决心和准备想尽一切办法使各项非洲的决定得到贯彻执行,并且通过它们恢复乍得各民族间的理解和和谐。

在南部非洲,种族隔离的挑战依然存在,因而一项违反人类的罪行,一个殖民主义扩张和侵略的事实与政策仍消遥法外未受到惩罚。有人试图作出某些宪法上的修补,而我们却清楚它们的命运到底如何,把一个不能为人们接受的制度说成是合法的,可以对其做出重新安排或改革;对否定人道的现象不能再让其继续下去;如果还有必要再说明的话,侵略和扩张是种族隔离的核心,这是明明白白的事实,任何对这一制度的有效改革就在于这一制度本身的消灭,任何违反人类的罪行只能加以惩罚,而不能给以宽恕。

南部非洲得到默认和同谋的种族隔离在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建立起了霸权主义野心的结构。 每天,南非民族抵抗运动都向世界展示其愿望的力量及其权利必须得到满足的基本要求。 此外,南非被压迫阶层所表现出少有的洞察力和勇气已经很沉重地打击了种族隔离; 这表明,在完全压迫中,为了更好地建立统治和剥削,指望分裂是无济于事的。

在纳米比亚,另一种形式的种族隔离顽固存在着:对一块领土的殖民占领;联合国为了使这块领土获得独立,已经加以接管。已经建立起的联系和确立的条件阻碍了恰当完成得到了国际社会一致同意的这一进程。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基于外部考虑的先决条件;这类条件会阻碍纳米比亚的独立。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的代表。 不折不扣地执行安理会第435号决议仍然是这块非洲领土实现 非殖 化的基础和工具。 目前,这项决议一再被歪曲。 国际社会在中东面临着同样性质和规模的挑战。 在该地区,巴勒斯坦人民充分享受民族权利一事遭到阻碍;阿拉伯国家领土被占领或被吞并,它们的安全遭到威胁。黎巴嫩南部被占,是黎巴嫩民族实现统一的障碍。 美以战略同盟助长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扩张行径并提供了达到其目的手段。 但是,从这个地区长期悲剧性变迁的经历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不满足巴勒斯坦人民民族权利的要求,中东就不会有公正或持久的和平;剥夺这种权利仍然是这个地区危机的核心。

巴勒斯坦人民及其民族抵抗力量所遭受的折磨给国际社会带来义不容辞的职责: 首要的是,努力做到,让巴勒斯坦人民行使其权利,在其祖先领土上建立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管辖的独立国家。

在这个范围内,召开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能够充分有效参加的中东问题国际会议,是联合国的优先考虑事项。

对我国尤为重要的另一个优先事项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内聚性、团结以及其行动能力的提高。 这是拟订政治行动和倡议的手段。 这将得到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支持,团结所有可能争取过来的阿拉伯人;此外,它还能为国际社会提供声援和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所需的基础。

在当今世界上,其它冲突和危机的温床继续存在。 它们还在不断加剧和增长,它们正在引起我们正当地关注。

伊拉克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持续和悲剧性的发展使我们深感悲痛。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相信有可能找到而且也存在公正的解决办法;阿尔及利亚不懈地努力,创造必要条件来促进政治解决办法;这种办法最终只会有利于我们伊拉克和伊朗的兄弟们,通过他们,也有利于我们因共同命运而结成的队伍的团结。

塞浦路斯问题依旧存在,同时使我们认识到,必需尽一切可能,促成塞浦路斯两族之间的谅解与协调。为此,根本的问题是,大家都要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统一和不结盟地位。 我们大胆地希望,这一基本要求将战胜最近令人遗憾事态发展的努力。 对于这些努力仍可采取些措施。 在这方面,我们从联合国秘书长所作的不懈努力中特别受到鼓舞。

中美洲紧张局势的发展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个地区的基本问题仍是人民有权在没有干涉、强制或阻碍的情况下自由地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以及他们发展道路。我们遥遥无期地拒不接受这一事实—— 孔塔多拉集团已经提出具有创新精神的办法,为解决中美问题立下突出功绩。 为了恢复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国际社会义不容辞通过其一惯行动给以支持和援助。

军备竞赛的升级在当代国际关系中是一个很大的破坏性因素,特别是因为其结果与裁军谈判破裂纠缠在一起。我们大家不要试图获得或声称拥有优势,而要本着诚意和负责精神,恢复这些谈判。

如果我们认识到,整天担惊受怕的安全不是真正的安全,而且,从此,只要人民需要安全,总能找到一种现成的备择方法,即,各民族的和平共处,那末,就可能在各国间建立和平秩序,形成信任的气氛。

为此,必须采取一致行动,解决涉及建立真正的集体安全体系的种种基本问题。 只要裁军动议继续与关键的集体安全问题分割开来,而且只要依然单是从权力均衡 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所作的努力只能是徒劳枉然,充其量也是不能完全满足 时代的要求。

安全与裁军诸因素间的相互联系要求我们采取综合行动。因为裁军本身不是目的,而且其目标必须有助于形成基于正义和公正的普遍和平与安全的条件。这就是基本状况,也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最近在瓦莱塔召开的"地中海沿岸不结盟」国家安全与合作问题部长级会议"表明了与会者力求解决这一挑战和完成这一任务的决心,因为地中海在性质上是一个和平与合作区,而且它不可能脱离欧洲的安全,也不可能与总的国际安全割裂开来。

在普遍处于动乱和不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经济危机也在不断恶化,达到了严峻的程度。商业、金融和国际货币结构持续处于危险状况之中。清偿能力与发展资金的实际需要互相没有联系。利率的增加,不仅造成了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额外障碍,而且还把越来越多的国家拖入无底的债务旋涡,借债不是为了资助发展活动,而仅仅是为了债务本身的还本付息。初级商品价格一直滞留原地,从而使通常是最贫穷的一些国家得不到宝贵的资金。

使这一局势恶化的一个因素是,国际发展合作正在上升发展,而其效能正为其进行的方式所损害。各种国际会议、特别是最近的会议所做的各种估价都同样得出了这一结论。更为严重的是,多边机构正在对发展中国家十分敏感的部门进行干预,

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却是必须称为资源减少的状况;国际开发署和国际发展基金组织就是这种状况。国际社会必须扭转这一紧急局势。同时,在一些对发展中国家休戚相关的领域也需要立刻采取国际行动。在这一方面,非洲应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中心。在这个大陆上,许多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削弱到日常悲剧的地步。这一形势要求做出迫切的集体努力,应得到尽可能优先的考虑。在这方面,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应得到所有国家的赞扬和全力支持。

货币和金融的混乱状况是当前国际经济关系体制不平衡和不稳定的基本原因。 这关系到必须加以改革的结构和必须加以重新考虑的总构架。为此,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总的金融和货币问题应得到最优先的考虑。

我们所有的人都须理解各国实际上相互依存这个事实;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这与我们面临的问题相互渗透、互相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这个事实是一样的。因此,尽管全球谈判的计划在执行上依旧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它仍然有效,它产生解决办法的能力依然如故。

在一个危险四伏和捉摸不定的环境中,有理由满意地注意到南南合作正以一种决心和履行诺言的责任感得到贯彻。在卡塔赫纳召开的高级会议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一有良好开端的进程值得鼓励,我们应加强对此做出的承诺,并应巩固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需具备的条件和手段。

这一评价使人们看到存在着何种危险并且认识到了联合国所面临的挑战的严重性。面对着如此深刻和全面的危机,对话和交换看法完全中断,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样,联合国这样一个在进行这种对话和交流很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机构,已不再为人们所喜爱,这也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如果说人类的分裂这一事实使得联合国无能为力,那么团结起来的人类可使其使命有力可信。

如果联合国是希望之举,那么是我们拥有才智和潜力来使其重新从事文明的工作。

主席: 我愿提请大会注意其上星期五的决定,即在讲话结束后不予以祝贺。我请大会遵守这一决定。请诸位放心,我一定严格执行。

哈德尔格里姆松先生(冰岛):主席先生,我很高兴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热烈祝贺您当选为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的主席。 我相信,您的智慧与经验对大会将是极有价值的。

我要借此机会欢迎文莱成为本组织第159个成员国,并向这一新独立的国家 表达我国对其和平未来的衷心祝愿。

联合国大会,其每年的届会可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论坛。 大会是一个举世无双的集会,各个不同国家的代表表达和交换对各种不同问题的看法。

但是在利用这个独一无二的论坛来促进庄严载入本组织《宪章》中的和平、繁荣和人权之基本理想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在创造一个各国人民久已期望的然而在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几乎数不清的武装冲突的二十世纪里无法实现的世界时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 我们是朝目标前进呢,还是远离目标?

去年年底,当三十八届大会用三个月的时间审议世界形势的时候,先生,您的前任巴拿马主席伊留埃卡把郑届大会概括为:

"从人类身上照出现代世界深刻危机许多方面的一面镜子"。(A/38/PV.104 英文本第48页)

自从那以后任何积极的事情都没有发生。 有些人甚至还会说我们朝错误方向走得 更远了。 在大会开幕的第一天提出下列问题是适宜的:我们朝哪个方向走? 本 届大会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能取得任何真正重要的成果吗?

我们现在是否要向去年的大会和同样的以前的大会一样通过63项裁军决议而不做出真正努力来调和分歧或指出一条走出目前绝境的道路?

如果情况是那样的话, 前景将是十分暗淡的。

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在令人十分感兴趣地评价目前世界形势时提到"绕过主要问题的趋势。 这种趋势从长远来看有可能增加人们的沮丧和不满。"(A/39/1. P. 2)

"明显不愿作出必要努力以便更有效地利用国际组织。"(A/39/1. P. 2)

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十九届会议开始时,世界许多地区的局势要求我们采取新的方法,做出新的努力以便实现真正的改善。 必须用行动代表言辞,用积极的谈判代替通过空洞的决议。 所有国家,不管大小,都应该根据自己做出实际贡献的能力参加这一过程。 许多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和官员参加的本届大会将给我们再次提供前述的机会,让我们共同尽最大的努力再棚认真地促进消除一些我们各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过去几百年中不能一直友好相处的北欧五国—— 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瑞典现在长期受益于在许多方面的密切和有成效的合作。 世界这个地区的生活条件和日常生活所反映的这种发展对任何走同样道路的人都是有益的。

主席先生,你用来主持这个世界大会的木槌是冰岛雕刻家阿斯蒙德·斯维耶森做的。 这个木槌也反映了北欧人民几百年的经历。 木槌头是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为和平祈祷,这个主题是艺术家选的。

在过去的年代中北欧人曾侵略过其他民族,但现在他们愿过和平的日子,并且愿与其他民族共享一种生活方式,它源于我们所有《联合国宪章》签署国宣布作为我们的目标的崇高理想。

世界当前局势和在本届大会议程上的一些主要问题曾是本月早些时候在雷克雅未克召开的北欧五国外长的惯例性会议的主题。 反映出外长们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一项公报已分发给联合国的所有代表国和秘书长。 外长们重申北欧各国对联合国的有力支持。 他们强调了联合国维护和平的关键作用以及在冲突和危机形势中加强联合国的效力的必要。 他们重申了对《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国际法的根本原则的尊重必须成为所有国家行为的指导。 他们也强调了保持联合国的普遍性的重要性。

很清楚,各国都企望和平。 只要人民自己可自由决定,维护和平应该是可以作到的。 然而,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严重的关切是,无情的武器竞赛以及今年的军事开支将达到一千亿美元而一大批人都在挨饿,这样一个矛盾。 因此,主要军事大国加倍努力来限制和减少常规和核武器是最紧急的一件事。

苏联几乎有一年不愿意就现存的几种最具有威胁的武器继续进行谈判。人们希望,它会重新考虑它的态度。如果在这届大会期间接触能够带来这样一种基本的气氛变化,并减轻当前事态给人类造成的痛苦,那确实是一件幸运的事了。

全面解决裁军问题应当是我们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作为最紧迫,最优先事项得到有效地处理。部分或者区域性军备限制协议只能导致武库转移到新的地点,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有限的价值,甚至能够造成新的危险。

冰岛的生活来源是不牢靠的海洋生物资源。作为这样国家的发言人,我必须表达我们对加速海军军备竞赛感到严重关切。当前全球军事扩充在这个方面的表现可能成为明年大会进一步辩论的题目。届时,人们希望,三十八届大会决定的《海军军备竞赛研究报告》会得到完成。

就军备控制所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必须含有充分的规定以便进行有效的核查。所 有接受并且愿意完成在裁军或其它领域中相互间条约义务的国家都应毫不犹豫地把 自己置于对等的核查程序之中。 我完全赞成秘书长的观点,认为裁军和军备控制的主要障碍是各国的不安,可能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便形成了的存在于主要大国间的不信任。迄今为止,所有希望改善这种令人痛心的状况的努力都未成功。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未能建立起持久的信任。因此就单一问题来说建立信任是国际社会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沿着这条崎岖的小路走向新的、较和平的世界的努力必须加强。为此目的,必须充分利用现在使我们汇聚一堂的这一独特的讲坛和它的各个机构,以及正在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

然而,成功的可能首先取决于各国的行动—— 而不仅仅取决于在这个讲台上或在其他场合所发表的言辞。

在世界各国间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民的自决权,法治战胜暴力统治,较公正地分配经济资源——是使信任不断增强的先决条件。我们所有的国家在加入联合国签署《联合国宪章》时都保证做到这一切和其他许多方面,但执行程度的不同造成了不平衡和不安全。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国家的事搞好。 既然通过自由签定的双边或多边协议我们对彼此都承担了义务,那么,如果我们言而无信,我们就肯定要受到批评。因此,我必须说,目睹许多国家的人民因人权义务横遭践踏而受害是最令人遗憾的。 例如,种族隔离以及一些国家中为自己和同胞们的基本人权而疾呼的人面临的遭遇使我们感到最严重的关切。 一个准确的例子就是萨哈洛夫博士和他夫人叶琳娜的令人遗憾的事。

改善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的命运并加强其经济生存能力的必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发达国家必须向第三世界的产品打开市场。 仅靠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援助是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困难的,除其他事情外,它们还必须得到自由贸易带来好处的保证。 同样,工业化国家在其总的贸易关系中应取消障碍和其他保护主义措施,例如政府补贴;这一切削弱各国间正常和有效的劳动分工。

今天是一般性辩论的第一天,发言名单上有来自本组织最大和最小国家的代表,这真实地反映了会员国的多样化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即:所有国家,不论大小,都与联合国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努力有厉害关系。

人类通过自身的经历知悉了民主政府的形式。这种形式不管多么不完美,却尽最大可能保证各国人民的幸福。 尽管如此,在许多大陆上,独裁、不民主的方法剥夺了许多人的这种幸福。

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但我们不要低估我们在联合国成立以来的将近四十年中取得的进步。 我们在过去的年代里未能逆转军备竞赛,这给我们欲看到迅速改进的希望投下了阴影。 然而,我们不要对一个更光明、更美好的未来失去信心。让那种信心给我们力量,重新作出保证,尽可能全面地实现堪称为联合国基石的崇高理想。